

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敘

莊周有言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  
儒者有取焉程子亦云春秋制事之權衡揆道  
之模範也左氏之內傳本春秋而作春秋以二  
百四十餘年之行事該於一萬六千餘言之中  
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非邱明身為國史躬  
覽載籍廣記而備著之則聖人微而顯志而晦  
婉而成章之精意不可得而明故左氏者傳春

秋經世之法者也古今解左傳者無慮百家其最著者無如杜元凱然元凱立例以釋傳因傳以釋經於傳之例有不合反疑經有闕文後之論者有遺議焉夫聖人之言如化工之妙萬物當時游夏高弟親承指授猶不能贊一辭則知邱明於此固亦有不能盡達其意而傳於後者矣又况聖遠言湮僅得於掇拾散軼之餘者乎雖然即左氏以求作經之意其離合誠未可知

因左氏以觀二百四十餘年之紀載其間奇人  
偉士權奇倜儻之用與天時人事之變故亦幾  
備矣後世之變皆前代之所已經士大夫平日  
尚論古人不能遠稽近考核其成敗是非之由  
以求其設心措置之委曲一旦當大疑任大事  
危難震撼之交乘張皇迴惑莫展一籌儒術之  
迂疎世遂以羣相詬病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  
此寧都魏叔子氏左傳經世之編所為作也余

得其書讀之選擇精慎議論証據馳騁上下古今其大旨見於自序公餘之暇偶有所觸間綴數語於後原有凡例亦稍為增訂因舊刻僅九卷且日久漸就漫漶迺從其孫澐得全本重為剞劂成完璧焉大凡讀書存乎所見亦視其所用舉燭之說本郢人誤書遂為燕相之碩畫不龜手之藥或以裂地而封或不免於泮泮統則所見與所用之各異也夫先王經世之志左氏

猶不能盡其意是編也遂謂足盡左氏之意乎  
然士君子誠有志近裏着己之學不徒事記誦  
詞章之末即塗言巷議觸於耳警於心皆可引  
爲身心德性之助與因應服物之宜矧左傳也  
哉矧左氏以外遙遙數千載之紀傳載記也哉  
則是編也固猶讀書者之嚆矢也夫

乾隆十三年歲在戊辰七月望後夏邑彭家屏  
樂君書於西江官署之石翠山房

左傳經世自敘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爲尚書史之太祖左傳史之太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勲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烝

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  
苦之志深沉之畧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  
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确然之效至於兵法  
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  
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  
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  
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  
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  
相與論議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



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  
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  
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  
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慙此蓋博士弟子之務非古人  
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  
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左氏好  
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碣誅  
吁厚范宣子禦樂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歿  
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

大畧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  
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  
之也寧都易堂魏禧書

凡例

一左傳每篇應各冠以經文蓋經網也傳目也程子謂以經可證傳之誤第是編評論左傳僅三百餘篇分冠以經恐有割裂呈漏之嫌細玩篇內嚴邪正別賢奸無不與聖人筆削之意大相發明則左傳之全本在是而經之全體亦可類推矣

一向來評左傳者多不論事而論文然論文者僅資學人之咀茹如何如論事者開拓萬古之心胷是編專主論事原取其有關於世務舊抄本中尚有一

二涉于選左餘緒者茲槩從刪削俾知經世之大猷不得視為古文之糟粕

一杜林合註舊為讀左善本然切實了當林不得與杜並原編訓釋多取二家而倒置錯雜處頗多茲則分杜先林後仍各刊姓氏以別之庶不失古人遺意

一句讀或差則文義隨舛左傳中地理國名姓氏時月支干連上搭下初學者每以段落難分病之茲則於每句之下加一小圈逐篇閱去心通意適較

爲簡便至於每傳文或連圈或單圈或密點或旁  
加直畫各就論事中指其精意之所存不得拘爲  
一律

一字義音釋悉遵陸德明原註或直音或反切俱註  
於本字本句之下示點發之便也至於地名沿革  
今昔不同又照方輿訂定註明學者不出戶庭而  
可周知形勝於此可小補焉

一春秋程子朱子俱無全書而諸儒論述皆足發明  
聖人之旨篇中不得全登者以經世名篇而別之

也舊本中每誤列先儒於魏氏之後俱逐一改正  
屏意有所得竊附篇末以存就正之意

一諸書所載評語例以衆人評居前編書者評居後  
其門人子弟輩則又居後魏氏此編有因門人子  
姪所評從而賡續發明者又有已所評而朋友相  
與論難印證者若拘以舊例則原委不清故名次  
多視文義編列其前後不能畫一焉

左傳經世鈔目錄

卷一 隱公

鄭伯克段于鄆 元年

宋穆公立與夸 三年

石碯大義滅親 四年

鄭敗燕師于北制 五年

翼人納鄂侯 六年

鄭敗戎師 九年

鄭取三師 十年

滕薛爭長

十一年

鄭伯入許

十一年

鄭息有違言

十一年

羽父弑隱公

十一年

卷二

桓公

宋督弑殤公

二年

曲沃伐翼

二年

齊侯送姜氏于讙

三年

繻葛之戰

五年



楚子侵隨 六年

鄭忽辭昏 六年

子同生 六年

楚及隨平 八年

鄆人宵潰 九年

享曹太子 九年

虞叔伐虞公 十年

楚敗鄆師 十一年

楚伐絞伐羅 二十三年

祭仲殺雍糾 十五年

壽急爭死 十六年

戰于奚 十七年

高渠彌弑昭公 十七十八年

辛伯殺周公黑肩 十八年

卷三 莊公 閔公

楚武王荆尸 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 四年

鄧侯不殺楚子 六年

衛惠公殺二公子 六年

弑齊襄公 八年

桓公入齊鮑叔薦管仲 九年

曹劇論兵 十年

魯敗宋師于乘丘 十年

臧孫知宋之興 十一年

宋萬弑閔公 十二年

鄭厲公殺原繁 十四年

楚子入蔡 十四年

王命曲沃伯爲晉侯 十六年

鬻拳兵諫 十九年

鄭虢納王 二十二年

陳敬仲奔齊 二十二年

士蕞謀殺羣公子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士蕞諫伐虢 二十七年

驪姬出羣公子 二十八年

神降于莘 三十二年

季友誅叔牙 三十二年

齊人救邢

閔元年

齊人復季友

元年

士蒍知太子不立

元年

舟之僑奔晉

二年

晉獻公使太子帥師

二年

慶父弑閔公

二年

卷四

僖公一

虢公敗戎

二年

齊桓服楚

二  
三  
四年

晉殺申生

四年

晉滅虞

五年

夷吾奔梁

六年九年

鄭殺申侯

七年

齊桓公辭鄭子華

七年

子魚讓國

八年

齊桓拜胙

九年

荀息不食言

九年

惠公殺里克

十年

改葬共世子 十年

仲孫湫聘周 十三年

晉敗于韓 三十四年

陰飴甥謀復晉侯 十五年

晉惠公殺慶鄭 十五年

震夸伯之廟 十五年

齊桓公卒 孝公立 十七十八年

卷五 僖公

邢狄伐衛 十八十九年

秦晉遷戎于伊川 二十二年

富辰請召子帶諫伐鄭 二十二二十四年

魯敗升陘 二十二年

宋敗于泓 二十一二十二年

狐突不召二子 二十三年

重耳出亡復國 二十三四年

寺人披豎頭須 二十四年

趙姬以叔隗為內子 二十四年

介之推不言祿 二十四年



鄭殺子臧 二十四年

禮至仕邢 二十四 二十五年

晉侯納王 二十五年

秦晉伐郟 二十五年

卷六 僖公三

展喜犒師 二十六年

楚滅夔 二十六年

晉文公霸諸侯 二十七 二十八年

甯武子復衛侯 二十八年

曹伯孺貨筮史

二十八年

燭之武退秦師

三十年

殽之役

三十二三十三

先軫死狄

三十三年

卷七

文公

楚商臣弑成王

元年

狼曠死彭衙

二年

躋僖公

二年

秦伯三用孟明

三年

甯嬴知陽處父之敗

五年

晉人立靈公

六年

秦晉戰于河曲

十二年

晉人復士會

十三年

邾文公遷繹

十三年

穆伯卒

七年八年十四五年

楚滅庸

十六年

宋襄夫人殺昭公

十六年

鄭子家以書貽宣子

十七年

叔仲惠伯之歿 十八年

卷八 宣公

華元自鄭歸宋 二年

趙穿弑靈公 二年

王孫滿對楚子 三年

鄭子家弑靈公 四年

鄭襄公將去穆氏 四年

越椒之難 四年

楚復封陳 九年十年十一年

楚伐鄭許平 十年至十二年

晉敗于邲 十二年

楚圍宋 十四十五年

晉滅潞敗秦 十五年

會于斷道 十七年

歸父奔齊 十八年

卷九 成公一

臧宣叔備齊 元年

鞏之戰 二年

楚共王不錮巫臣 二年

楚歸知瑩 三年

季文子不叛晉 四年

晉遷于新田 六年

樂書從衆 六年

巫臣通吳晉 七年

莒潰 八年 九年

晉歸鍾儀 九年

公孫申更立君 九年 十年

呂相絕秦 十三年

卷十 成公二

衛定姜 十四年

曹子臧辭國 十五年

華元殺蕩澤 十五年

三郤害伯宗 十五年

晉敗楚于鄆陵 十五六七年

聲伯請季孫于晉 十六年

齊殺國佐 十七十八年

晉殺三郤

十七年

晉人迎立悼公

十八年

楚納魚石于彭城

十八年

卷十一 襄公一

齊姜薨

二年

城虎牢

二年

晉為吳合諸侯

三年五年

祁奚舉善

三年

魏絳上書

三年



穆叔拜鹿鳴

四年

匠慶用蒲圃之櫝

四年

魏絳和戎

四年十一年

季文子卒

五年

莒滅鄆齊侯滅萊

六年

穆子請立韓起

七年

鄭侵蔡從楚

八年

宋災

九年

穆姜論占

九年

子囊論晉不可伐

九年

晉及諸侯伐鄭盟于戲

九年

晉悼公息民

九年

卷十二

襄公二

晉滅偃陽

十年

子產攻盜于北宮

十年

荀瑩逃楚

十年

焚載書

十年

瑕禽屈王叔

十年

范宣子讓德 十三年

子囊謚共王 十三年

楚人歸鄭良霄 十三年

戎子對范宣子 十四年

季札辭國 十四年

晉伐秦 十四年

衛人出君 十四年

吳人要擊楚師 十四年

楚子囊卒 十四十五年

向戌尤室

十五年

師彗激子罕

十五年

子罕辭玉

十五年

子罕分謗

十七年

晏桓子卒

十七年

平陰之戰

十八十九年

卷十三

襄公三

鄭殺子孔

十八十九年

季武子作林鐘

十九年

齊崔杼立莊公

十九年

臧武仲不詰盜

二十一年

楚遠子馮辭令尹

二十一年

晉欒盈入于絳

二十一、二、三年

叔向不謝祁奚

二十一年

御叔飲酒

二十二年

子產對晉徵朝

二十二年

黑肱歸邑

二十二年

遠子馮為令尹

二十二年

子展立太叔 二十二年

臧武仲出奔 二十三年

華周不受賂 二十三年

臧武仲辭齊田 二十三年

卷十四 襄公四

穆叔論不朽 二十四年

子產論重幣 二十四年

張輔致楚師 二十四年

蘧子諫伐舒鳩 二十四五年

然明論降階 二十四五年

晏子不弑莊公之難 二十五年

鄭伐陳獻捷 二十五六年

巢射諸樊 二十五年

叔向黜子朱 二十六年

衛獻公復入 二十六年

秦歸印堇父 二十六年

伊戾殺太子痤 二十六年

復椒舉 二十六年

子產不禦小寇 二十六年

僞封烏餘 二十六七年

免餘殺甯喜 二十七年

卷十五 襄公五

諸侯爲會于宋 二十七年

慶封殺崔氏 二十七年

子產知蔡侯不終 二十八年

子產不爲壇 二十八年

慶封奔吳 二十八年



公冶致邑 二十九年

閻弒餘祭 二十九年

鄭宋賑饑 二十九年

晉城杞 二十九年

女叔齊治杞田 二十九年

季札歷聘 二十九年

子產論駟良 三十年

趙孟謝絳縣老人 三十年

澶淵之會 三十三年

鄭殺伯有 三十年

子皮授子產政 三十年

立昭公 三十一年

子產毀晉垣 三十一年

子產使能 三十一年

子產不毀鄉校 三十一年

子產論尹何爲政 三十一年

卷十六 昭公一

子產辭圍逆女 元年

叔孫豹不賄樂桓子 元年

子產逐子南 元年二年

秦后子奔晉 元年

中行穆子敗狄 元年

子產論實沈臺駘 元年

公子圍城隼櫟郟 元年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三年

晉侯賜伯石州田 三年七年

罕虎賀晉夫人 三年

復放盧蒲嫫

三年

椒舉如晉求諸侯

四年

申豐論雨雹

四年

楚子戮齊慶封

四年

卷十七

昭公二

子產作丘賦

四年

穆子歿昭子殺豎牛

四年五年

女叔齊論魯君不知禮

五年

遠啟疆論晉不可辱

五年

厥由對楚

五年

子產鑄刑書

六年

華合比奔衛

六年

楚棄疾過鄭

六年

申無宇斷王旌執人于王宮

七年

子產立公孫洩

七年

孟僖子屬子學禮于仲尼

七年

師曠論石言

八年

王使桓伯讓晉

九年

屠蒯請佐尊 九年

齊逐樂高氏 十年

葬晉平公 十年

叔向論楚克蔡 十一年

棄疾爲蔡公 十一年

葬鄭簡公 十二年

南蒯叛 十二年

子革對楚王 十二年

卷十八 昭公三

費叛南氏 十三年

楚平王即位 十三年

叔向論平王有國 三十四年

叔向數叔魚之惡 三十四年

惠伯待禮 十三年

南蒯奔齊 十四年

費無極去朝吳 十五年

荀吳克鼓 十五年二十二年

子產不與宣子環 十六年

鄭子論官 十七年

吳光取餘皇 十七年

子產不禳火鄭災 十七十八年

閔子馬論學 十八年

卷十九 昭公四

許悼公卒 十九年

齊師入紀 十九年

駟氏立子瑕 十九年

楚城州來 十九年



鄭龍鬪

十九年

楚殺伍奢伍員奔吳

二十年

衛齊豹之亂

二十年

晏子論祝詛和同

二十年

子產論寬猛

二十年

宋華氏之亂

二十一年

魯取邾師

二十三年

吳敗楚于州來

二十三年

楚子常城郢

二十三年

子犬叔言周難 二十四年

楚亡二邑 二十四年

卷二十

昭公五

叔孫婁聘宋 二十五年

樂祁論季氏 二十五年

子犬叔論禮 二十五年

魯昭公伐季平子 二十五年

宋齊謀納昭公 二十五年六年

子西辭國 二十六年

晏子論彗星陳氏 二十六年

吳光弑僚楚殺卻宛 二十七年

晉殺祁盈伯石 二十八年

魏獻子舉賢 二十八年

魏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八年

蔡墨論龍 二十九年

伍員病楚 三十三年

邾黑肱以濫來奔 三十一年

卷二十一 定公

昭公之喪至

元年

吳敗楚于豫章

二年

蔡侯叛楚

三年

合諸侯于召陵

四年

吳伐楚入郢

四年

文子諫追魯師

六年

子西遷郟

六年

晉執樂祁

六年

衛侯叛晉

八年

陽虎作亂

八年

夾谷之會

十年

趙鞅殺邯鄲午

十年十三年十四年

駟赤走侯犯

十年

墮三都

十二年

史鮪言戊亡

十三年

越敗吳闔廬

十四年

子貢論執玉

十五年

卷二十二

哀公一

吳許越成

元年

公子郢讓國

二年

鐵之戰

二年

桓僖宮災

三年

季康子即位

三年

晉執蠻子舛楚

四年

王生薦張柳朔

五年

陳乞謀去高國

五十八年

鄭殺駟秦

五年

楚昭王卒 六年

吳徵百牢 七年

邾成子以茅叛吳伐魯 七年八年

季札救陳 十年

轅頗出奔 十一年

子胥懼越 十一年

孔子不對田賦 十一年

卷二十三 哀公二

子貢說吳 十二年

吳晉爭長

十三年

子路辭要言

十四年

陳恒弑簡公

十四年

宋桓魋之亂

十四年

齊人歸成

十五年

仲由歿孔悝

十五年

白公作亂

十六年

越滅吳

十七年

楚滅陳

十七年



哀公以妾為夫人 二十四年

衛輒出奔 二十五年

宋逐大尹 二十六年

齊人救鄭 二十七年

左傳經世鈔卷之一

寧都魏 禧冰叔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鄭伯克段於鄆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

鄭國今河南鄭州申國今河南信陽州

諡生莊公及共

恭

叔段

共鄭地今河南輝縣

侯在鄆謂

莊公寤生驚姜氏

林史記云寤生之難也故武姜困而後寤因寤而

驚謂寤寐而莊已生非○凌稚隆云風俗通云兒墮地

未能開目視者為寤生○熊頤云寤生而瞑目如歎

人曰寤者要其終也醫方小兒有寤生者急取書翻閱

乎父乳名即蘇莊公寤生姜氏不知以為怪故驚若以

舊註則當云寤鍾惺曰而生莊公矣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叔段寤生何

足惡姜氏惡之又愛叔段愛惡二字遂基無窮之禍婦人之性可畏哉○古今以父母偏愛而啟兄弟之釁者

多矣欲立之亟器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倖為之請

制鄭地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歿焉他邑唯命東虢今河南

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杜號

開以他邑○地險則難制故不許然措語純是親愛正

德中梁公儲草秦王請地詔妙用類此○婦人愛少子

而多嫌忌只一歿字雖與之制而不欲矣他邑唯命益

以堅請京鄭邑今榮陽縣使居之再請不得不與謂之

京城大叔杜

言寵異

祭

債

仲曰

都城過百雉杜

祭仲鄭

大夫方丈

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城方五

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林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蔡都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

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以莊老奸此時諒無稱母姜氏之理

意是左氏口語耳如陳桓公有寵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於王生而稱謚古人不拘類如此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不如早爲之所先說四字全大體○四字正理權術俱盡祭仲老奸却說得渾然無病○凡謀

人骨肉之間言人親暱之事最要做事有次第安身向

閒穩處若稍一鹵莽則必生疑忌而禍反中其身古今

如此者不可勝數若唐建寧王之去無使滋蔓蔓難圖

也蔓草猶不可除此却在草上藏一除況君之寵弟子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

鄙貳於已

邑林今屬鄭之邊

公子呂

鄭大夫

曰國不堪貳君

將若之何欲與犬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

民心

四字有絕大道理晉曲沃之事是已玩叔于田諸

魏禮云祭仲聞子姑待之一語全局已透故任段肆偏

不必更發一言但坐待其逐而已矣子封所言是忠臣

之心亦見機公曰無庸二字寫出狠毒之將自及大叔

又收貳以爲已邑杜前兩屬者今至于廩延今河南延

延鄭邑言子封呂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

厚將崩犬叔完聚林完城郭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

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聞其期三字可知平日窺伺之密一念不放鬆處

鍾惺曰鄭伯處心積慮以移段非謂其能為武公而殺之也不

偏是祭仲公子呂不聞而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獨聞溪心狠手大用並見

京

林古者兵車一乘甲士

京叛犬叔段段入于鄆鄭邑

韋云觀鄭風叔于田諸詩則京人之愛段者固矣何以

莊公一伐而京遽叛哉莊公老謀深算用間出奇必有

人所不得知者觀公聞其期亦是腹心間謀得力處已

禮云觀詩兩叔于田皆不過美其乘馬飲酒射御而已

如魯莊公倚嗟之類也雖有巷無居人洵美且仁戒其

傷汝之言說其風旨其情已細若曲沃楊水椒聊之詩

情勢便自不同大抵段是一驕張浮蕩美容觀便游技

和柔于其類漫然妄作之公子非真有作畧威惠能鎮

結人心者莊公以一萬五千人猝壓之惟有散叛耳公

鄭莊以可制之弟慰其母故使至是罪尤不可逭矣公

伐諸鄆五月辛丑犬叔出奔其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

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

過遺恨于  
姜氏之愛  
段而惡之  
欲一有所  
出之耳

左傳經世鈔元

卷一

三

鄭志

四字文意連上帶下○先言段不弟正段之罪矣

鄭志并見失教之罪小而故養其惡以殺之為心尤狠

為罪更大一步緊一步急急下手有刺虎深入之力

不言出奔難之也奔共之下空接遂寘姜氏矣而故入

連中故斷是古人最得意處然先將鄭志提出則其積

恨于母始見遂寘二字便下得有氣力且此處不發揮

經文通篇竟無第遂寘積憤頓發二字姜氏于城頽鄭

二處安放得入寫得急切之極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泉曰黃泉既而悔之其

誓之已甚也雖惡絕母之

名畢竟良心不容泯處

頽考叔為頽谷封人聞之有

獻於公何等熱腸

公賜之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

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何等婉

其因肉

及母是隨機應變非能豫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

設也闕地及泉是其本謀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

考叔曰敢問何謂也人方妙若中朝臣及外臣之重者

則非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

情矣林隧而相見也林隧地中道其誰曰不然何等輕便妙在此

道理語高絕高絕莊公之悔其理已明但當時最重

誓言故只須有兩全之法使他下得虎背便無不從考叔大作用全無作用之跡李公從之公入而賦

鄴侯諸人未必不以此為藍本公從之公入而賦句大

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句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羊世切林洩洩舒散相得之貌按錢謙益云大隧

之詞益融與中為韻外讀義與洩為韻若作遂為母子

舊解則句拙而無味文法亦散漫無結束矣



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

後純臣是實贊石碣此純孝是巧誚莊公不將莊公

十分賅斥只將考叔十分贊歎此古人滑稽之妙與周鄭交質書法同莫認真作贊考叔說

愛其母。

施及莊公。

此七字與成人之兄友而子臯爲之衰同妙

詩曰：

大雅既醉之詩

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杜莊公雖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

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

魏禧曰：此篇寫姜氏好惡之昏僻，叔段之貪癡，祭仲

之深穩，公子呂之迫切，莊公之奸狠，穎考叔之敏妙

情狀，一一如見。○莊公此等作用，若施於正事爲君

父報仇爲民除害，則其去石碣者幾何？所謂兵賊同

一刀者此類是也

王臣曰潁考叔因獻悟君全本莊公之悔然莊公非悔也蓋已逞其殺弟之志又深惡有絕母之名思所以益之者不得考叔微見此意故其言順投而無却田千秋一言悟主亦因武帝知太子惶懼無他意故爾史稱其敦厚有智大率類此武帝之悔於其子與莊公之悔於其母晚節情事畧同

彭家屏曰黃泉之誓母子道絕人倫之大變也莊公雖無愛母之誠未嘗不顧名義之重所以旋生悔心

而特借穎考叔之言以自文其絕母之咎耳。但母子天性無待安排。莊公既知前事為非，即當躬詣城穎泣見姜氏，請定省久荒之罪，寫哀慕迫切之忱，載與俱歸，身為執轡庶幾天良復見，人道猶存，何為闕地及泉隧而相見？隧而相見，事同戲劇，豈子所宜施於親乎？泉壤之間，母子相賦，人倫之變亦非細故也。寧特城穎之寘黃泉之誓重為世道人心憂哉？莊公稔於任術，既以術馭其弟，又以術待其母，重誓言而亡天性，君子有深憾焉。

宋穆公立與夸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

宋國今河南商丘縣 **林**孔父孔

子六世祖殤公名與夸

曰先君

林謂宣公穆公之兄

舍與夸而立

寡人寡人勿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

若問與夸其將何辭以對

彭士望曰能對

請子奉之以

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憑也

杜

穆公子莊公也○丘維屏曰孔父能死不媿

穆公特召然此語却非遂爲趙普逢君之祖公曰不可

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

林讓美德也

德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

丘維屏曰  
慶用四先  
君字之故  
連縣是周

意抑暴  
公好處  
陽字  
實有此意

又曰贊不  
及穆公獨  
及宣公尤  
妙

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杜先君以舉賢爲功使公  
子馮出居于鄭宮。杜辟殤公也。○出之最是不然則有居  
易生亂。○彭厚惠曰使出居鄭人情難堪致怨必甚且  
投鄰以釁其後鄭欲納馮及殤公屢伐鄭則皆出馮之  
爲害矣。然則封以遠邑其可乎。○孔尚典曰鄭莊權詐  
未聞與宋有盟好也。且觀其養成段惡而釁之豈能全  
人之兄弟者。挾馮以擾宋勢所必至。當日與宋世結昏  
親而脩盟好者。無過于魯。且隱公爲人不喜兵革其欲  
讓桓又類穆公之心。穆公誠能以馮託隱。吾八月庚辰  
知隱公必不以馮之故與宋更相侵伐矣。  
宋穆公卒。殤公卽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  
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杜命出于義也。○義者合理而  
權宜者也。故石碯殺子曰大義。  
宋穆公廢子立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  
姪曰命以義。

謂乎

杜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魏禧曰宣公讓弟意以弟賢而子不肖也子之不肖雖舜禹他姓猶可以讓天下況同母之弟乎觀穆公之爲君則宣公之讓不獨愛弟亦且得賢若莊公與殤公則均之不肖授之不肖之子與還之不肖之姪則還姪爲正故宣公穆公之讓皆義也而後世以成敗論顧歸獄於宣公公羊以爲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不知殤公之弑釀於好戰以失民心成於怒華督而不誅督因悅孔父妻而殺孔父因殺孔父

而弑殤公因弑殤公而召馮于鄭則弑殤公非馮本謀明矣而何以此罪宣公哉晉欒書弑厲公迎周子于周而立之督與書其志不同其事正類然則晉之成景亦豈有讓弟立姪之事耶宋太祖能爲宣公而太宗不能爲穆公後人莫不恨太宗也若以此事例之則亦應歸獄於太祖矣

賴韋曰穆公斷於立姪平時當立以爲世子使之親事聽政則馮知定位之不可干朝臣知君之久定矣頻歿而屬故孔父有願奉馮之說而馮亦似與夸奪

其成位此則穆公之失也

彭家屏曰賴氏謂穆公斷於立姪當預立爲世子使君臣之分早定似也然劉聰舍其子而立北海王又何嘗立之不早乎而卒不得其死何也三代以下父有國傳之子正也不傳子而別授之未有不構禍者昌黎韓氏所謂聖人之傳子也憂後世之爭之亂也其論當矣賴氏何思之未熟歟



石碣大義滅親

衛

今河南輝府

莊公娶于齊

今山東青州府

東宮得臣

杜齊太子

之妹曰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

九危反

生孝伯。早歿。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

杜嬀

陳姓也。厲戴皆謚桓公。雖莊姜養爲己子。然太子之位未定。

公子州吁嬖人

賤而得幸曰嬖。

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惡得是

石碣

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

納字妙與中庸驅而納諸罟獲

陷阱之中。可知子弟不肖。專責在父兄也。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寵祿過也。

名言古今教子之道。盡此七語。富貴人空座置一通。

將立州吁。乃定之。

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

莊姜以桓爲已子則宜立者在桓然桓吁皆庶子名義未有一

定故碁爲寵吁則立不立則不可寵之言激切以甚之

夫寵者不立立者不寵如叔帶于朝商臣趙章之屬古今亂國亡家者不一而足矣。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

能矜。矜者鮮矣。杜矜重也。謂有怨憾之心而能自重其

知此所以陷其子弟于弑逆。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

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

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

不可。桓公立。

立爲太子也。桓立而

乃老。

杜致四年春。衛

州吁弑桓公而立。

按桓立十六年而吁弑之。碯之諫莊

卽位所當立起柄而無救也。

使桓能用碯置散桓之昏庸可知。宜其身弑而無救也。

濟難之方必不待君弑而後討賊。

夫碯能誅吁於宋。殤告老無位之日而不能除吁於當國。乘權之時哉。

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

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杜諸墓

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杜謂

公子馮君爲主。敝邑以賦。杜言舉國與陳。今河南蔡今河

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久許之。大失爲殤公者。迎歸於

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

連用三天  
字章法

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

杜魯大夫

曰衛州吁其成乎

林成君

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

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吁所以成篡者在阻兵而所以不成

爲君者即在阻兵凡奸賊之敗未有不由其所恃以成之處衆仲之言最爲有識

夫州吁弑其

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

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

石

石子曰王覲

爲可

確是當時大計主意在如陳妙只先說王覲

曰何

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林此時陳桓公尚存未應有謚蓋左氏追書之

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確是當時妙用，說得

細商量處，令人絕倒。然碣于此時，腸厚從州吁如陳。

爲寸斷矣。忠臣苦心，使千載下人涕零。

然石碣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

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然而請涖於衛。

林請衛人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林衛涖殺州吁于濮。今

自臨討之。石碣使其宰孺反，侯羊肩林涖殺石厚于陳。

州東濮。按州吁立一年，碣誅之而立宣公。○由分殺推之，則初

執時便已囚置兩處矣。蓋詐使如陳，令其去衛已失負。

喁之勢又異地而分誅，使奸黨解散，不得復生變難。是

作用最周密處。○殺州吁則右宰涖而曰：衛人使正國

法也。殺厚則其宰涖而曰：碣使正家法也。大體處一毫

不亂見碣之私其子而亦不自居其功如此，不然厚

爲國賊可總以衛人事出碣手亦可總以石碣矣書法  
之妙至此○魏禮云殺子者人情所難代人殺子者亦  
人情所難故碣必使其宰泣也不然陳人或念碣之忠  
且老而原其子又或有如奮揚之遠太子建者奈何  
君子曰石碣純臣也不曰忠臣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  
滅親親親義也滅親不義也而曰大義滅親始知滅親  
開千古不敢開之口小義小忠小信者所不能爲此四字  
立萬世不可易之法其是之謂乎

魏禧曰石碣預諫於前滅親於後愚以朝陳請覲而  
分誅吁厚于濮于陳其忠其智其畧冠絕千古曉然  
易見獨其所以不動聲色而除大奸濟大變最爲深  
心妙用者有三左氏隱而未發也一在禁之不可一

在桓公立乃老一在使告於陳請得論之厚與吁遊而碯禁之未嘗不愛其子也然厚之暱吁爲日已久碯何以不嚴禁其子使至於弑君而後誅哉蓋所謂禁之不可者必非一禁而遂已也碯能以至忠之道殺其子必能以至慈之道愛其子義方之訓碯能言於莊公而不能行於厚哉將必有極其誠懇諄切而不從者極而不從是厚之從逆已堅也碯復嚴加督責則不肖之子必漏言於吁吁厚同心疑碯必不問定君於碯碯縱有朝陳請覲之善策吁厚必不信從

始知禁厚不可之後奸謀日合逆形已著碁不得不辦一片殺子之心而不幾微露於形迹豈惟殺子之心幾微不露其平日動靜語嘿必有不失其親愛之常者使厚坦然安之雖桓公既弑仍以其父爲同心故慨然以定君問父朝陳之請厚遽信之而吁亦不疑也州吁有寵桓公既立是立者不寵而寵者不立亂之生也必矣碁於此時上不能使君從其言下不能使子守其訓吁勢已成黨已盛而苟祿以需禍非大臣之節也故殺身而無益於國不若全身以爲後



圖若碣不急老則坐視吁之驕恣既非大臣謀國之忠裁抑之或陰圖之則權不在已勢不可爲而徒以激州吁之怒故惟有退其身以觀變而已矣吁厚旣如陳碣使告陳誅之其事甚難碣言之若甚易者而陳人果爲執之碣何以得此於陳哉春秋時弑君之人爲他國所執有要賂於其人而遂定之者有要賂於其國而後誅之者使陳人以碣之告執吁要賂而助之則吁必反碣必歿矣然後知碣平日於陳必有腹心之交正直之人能操陳國之政者故一言而亂

定也或謂桓公母家於陳碣與陳侯有謀故能成事夫昏姻之國輕義重利春秋時皆然宋執鄭突以求賂獨非母家乎苟無正直腹心之交碣其可恃哉且當時母家若果可恃則吁厚必生疑而不敢往矣古人作用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使人深思而得其故若徒以殺子爲難尚非篤論郗超之父曹丕之母皆以子之緩歿爲恨然則大義滅親固君子所必出也○作如此驚天動地事而後謂之純臣蓋人臣爲國有一毫身家子孫之見一毫功名利害之見一毫固

執偏私之見便是夾雜夾雜一分便損却一分忠矣  
歐陽憲萬先生曰易贊乾德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不剛健中正則不可以純粹後世所謂純者謹守繩  
墨無大過舉而已豈不誣哉○大義滅親前此者周  
公之于管蔡是已霍光惟不知此遂以益世忠勳卒  
罹滅族之禍而後人有不學無術之譏也惜哉○此  
等作用須要看石碣一段忠厚惻怛處不然學術稍  
偏則甚之爲吳起之殺妻輕之爲樂羊之食子矣左  
傳中作用淡狠者頗多或以濟其私惡或偏而不正

未有若此舉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愚故表而出之  
以爲左傳第一篇文字學者不可輕易讀過○除吁  
作畧智謀之士或有能者合義方寵祿之諫觀之先  
事豫防則非老成忠厚明於大計者必不能矣觀此  
則不特碣之禁子原是愛厚其諫莊公并是愛吁卽  
殺吁亦豈碣本心哉凡君子於小人苟非事勢急迫  
則必教之不改而後誅若我初無防閑之方哀矜之  
誠及其惡著而屠之若犬豕然雖國法大明人情大  
順終非君子之用心矣○任安世問曰石碣旣知其

子從逆勢不可挽何不於其未弑君時除之以孤州  
吁之黨且使其子免於弑君之惡不亦可乎曰殺厚  
則吁得爲備吁之黨不止一厚是殺厚無救於吁之  
亂而祇以啓吁之疑也曰厚旣無疑於碓家庭密邇  
之地起居飲食何在不可殺厚安見厚歿而吁必知  
碓之殺之乎曰碓陰殺厚吁縱不疑而吁之動靜碓  
難與知事機之來不得乘便是碓終難圖吁矣卽以  
後事觀之如陳之謀非厚曷濟故碓不在於速殺厚  
也曰君子爲忠當使天下後世共白其志按碓老於

莊公則此時年已高矣假令碯先歿而後難作則姑縱其子之罪誰爲白者不甚於霍顯毒后光猶不知乎曰古人做事只認得道理的確當做識得時勢機局必如此做方濟事便一意行之至於事未成而身歿身歿而蒙不韙之名俱未暇想也且如武氏未夢鸚鵡而狄梁公歿豈不一依阿女主之人耶蓋不圖事之必濟而汲汲於表已之心全已之名雖是忠心爲君未免夾雜自爲意思在內此碯之所以爲純臣也○謝文游曰碯退身觀變乃遲至十六年之久必

待君弑而後討賊謂之坐失事機可矣曰事固有不  
可為者若徒執先事為言則古今討賊之人皆可被  
以失機之罪矣州吁弑逆未成乃欲以告老之大夫  
擅殺專兵之介弟豈易哉共工庸違象恭鯀方命  
圯族堯已知而必待舜誅者亦以罪惡未著故耳觀  
碯前之豫諫後之討賊忠智勇略如此則十六年間  
決是理勢實不可為而非坐失事機也明矣

魏世傑曰陳人不居除惡之名而請泣於衛使其國  
法大著非識大體者不能不然如齊襄公殺子亶輶

高渠彌豈不赫然義舉哉於此益見石碯交人得力



鄭敗燕師于北制

四月鄭人侵衛牧

杜衛

以報東門之役

杜在

衛人以燕

杜南燕國今河南昨城縣

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

杜在四年衛人以燕

林謂攻使曼萬

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林是從間道繞出其背唐太宗每

法用此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

林制人鄭北制之人

制鄭邑今河南城

六月鄭二公子

曼伯子元以制人敗燕師

于北制

林因燕不虞制人遂用制人敗之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翼人納鄂侯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杜晉逆晉侯于隨杜翼晉

唐初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爲晉強家五正

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爲九族也○翼今山西翼城縣書

曰頃父之子則其爲勢家強力可知○按隱

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卽此晉侯也納諸鄂晉

人謂之鄂侯杜鄂晉別邑前年桓王立翼侯之

魏禧曰翼之九宗逆晉侯于隨遂之四氏殲齊師于

饗興復報仇皆藉強宗故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

室是以周初封國必陪以大姓與土田竝錫欲使子

孫有所憑藉而後世得天下者或徙其豪傑以實要

地或遷滅之以防禍亂用意不同而所見則一也○

按莊十三年齊會北杏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戊

之十七年夏遂因氏頷

苦荅反

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

戊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遂不會耳而齊滅之故遂人懷憤特甚齊人輕遂故可醉

而殲

魏世倣曰春秋時小國爲大國所滅未聞有報仇雪恥者而遂人以亾國之餘猶能殺齊戊士因氏四族之忠義固當與申包胥茅夷鴻比烈矣

鄭敗戎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

也。林言北戎以別戎之雜處中國者。鄭伯也。懼車戰難以進退為徒兵之所侵突。公子突鄭厲

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林勇而輕進可以試

退可以致敵之追躡。○勇而無剛安得許多人不平。日君

孰知其性行者此只以論將耳。將然則兵無不然矣。君

為三覆以待之。杜覆伏兵也。○詐敗設覆誘之使入。戎

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

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杜解也。林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乃甘逐之。衷

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戎人之前遇覆者奔是戎人入最

表戎師者祝聃帥第二伏之兵起衝斷戎師爲二而衡  
陳其師於戎師之中也前後擊之者第三伏既擊其前  
第一伏亦起擊其後戎師前後中三處受敵故不能脫  
走而盡殪舊註皆未明○按祝聃鄭大夫林註以爲帥  
勇而無剛者凌氏註以爲帥二覆者今從凌

戎師大奔

林戎人之在後駐十  
軍不救者皆大奔十

一月申寅鄭人大敗戎師

邱維屏曰此以車兵而懼徒兵侵軼又如李陵岳少  
保皆以步兵挫敵馬則兵莫如步強也後人每以步  
兵畏馬如虎蓋不能極盡步兵之長耳至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後世兵大抵皆戎師矣古人治兵全要千

萬人合如左右手治兵不務此卽能勝亦倖焉耳

鄭取三師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今河南

為師期。林九年會于防謀伐宋。故今為出師之朔日。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

鄭伯伐宋。杜言先會明。非公本期。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

桃。杜宋地。壬戌公敗宋師于菅。杜宋地。○三國同會而

之也。公為宋伐邾而宋不釋怨。故怒之獨蒞。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

辰鄭師入防。郟今山東武城縣東南。防今山東昌邑縣

兵以襲之也。宋虞三國之當合軍而不虞鄭之攻郟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

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林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猶言不

禮於庭中猶言不

趨走於王庭也。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杜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

勞王爵。○彭士望曰。防部之歸。欲堅魯宋之仇。且令魯感惠爲已用也。左氏殊憤憤蔡人衛人。成

人。鄭今山東汶上縣北不會王命。杜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伐宋。想皆告於諸侯。故曰不會王命。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杜鄭師還駐於遠郊。宋人衛人

入鄭。杜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今河南封丘縣。八月壬戌。鄭

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杜三國之軍在戴。宋衛旣

入鄭。而以伐戴召蔡。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杜林言蔡人

伐戴乃召之。故蔡人怒。九月戊寅。鄭伯入宋。鄭取三師

宋衛不同其入鄭之功。勝歸國矣。而鄭伯旣以奇兵入宋。出其不意。



魏禧曰胡傳以爲鄭莊兼取四國按左氏只言取三師蓋三國伐戴已破戴而入居之鄭伯故得圍而並取三師耳故先曰圍戴克之後言取三師也若胡氏四國之言以破戴亦爲鄭罪則三國尚未破戴矣戴未破則三國尚在圍戴當先取三師而後克戴矣蓋蔡人從之伐戴是未破之戴鄭伯圍戴是三國所破而入居之戴然則蔡人從之伐戴之下應有破戴之文而左氏偶逸之或三國止以伐戴告未以破戴告而舊史據以書耳玩上下文事理顯然可觀又胡氏

以鄭師猶在郊爲莊公誤宋衛兵法彼莊公烏知宋衛之來入且陳師郊外轉戰甚易宋衛亦不應以在郊之故而啓入鄭之謀若鄭果欲誘其入我則應先有期約還師與鄭之守國者內外夾攻而顧縱之遠去及伐戴而後伐之耶若二國不伐戴各歸其國則鄭之誘徒受入於宋衛以自誤安在其爲誘人耶蓋鄭駐兵于郊或別有所謀如入郕之類使人謂其兵已歸國不復防備而忽然臨入宋衛以鄭方勝宋迤邐班師而隨機急襲及其入鄭而去則宋衛志得意

滿以爲鄭必歸國救死扶傷之不暇故安意伐戴不  
虞鄭之猝至新勝之師入居人國帥怠兵掠與國不  
和故鄭莊兼取三師如拾芥之易此論兵者必窮其  
情也○按各國皆用奇兵莫多於伐宋之役

魏禮曰古人所以受降如受敵軍行如遇敵備至於  
無可備之處而機出於要則措於萬不敗之地矣余  
幼好啖果人多藏果相避藏雖至奇而一經搜索無  
弗獲者人多神之其實只是尋到最不通處則果無  
所逃矣蓋備奇兵亦只如是

滕薛爭長

春滕侯薛侯來朝

朝魯也魯國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滕今滕縣薛滕縣南

爭長薛

侯曰我先封

杜薛仲夏所封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

也

杜薛任姓滕姬姓故以薛爲庶姓

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

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立則度

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借古語入正意最可聽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周天子也故宗盟先同姓若他國當不然朝薛

先任亦權時之言非典論也

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

許之乃長滕侯

鄭伯入許

鄭伯將伐許

許今河南

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

杜大宮鄭祖廟也蓋

授兵車於祖廟凡出師必告於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

公孫闕於葛反

杜與穎考

叔爭車穎考叔挾輈

舟以走

杜未走有馬故以手挾轅而走

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達

杜子都公孫闕棘戟也

弗及子

都怒

考叔位卑而與大夫爭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

許庚辰傅于許

林城附于許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矛弧

林蝥弧鄭莊

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孔尚典曰莊公

公之旗名解既爭之後又不能異地處置而使同事軍時不能和

中致有登城之射此莊公之失也後世凌統欲報甘寧

殺父之仇孫權使寧屯於他所亦一道也○禧按出師  
 與分屯不同然論自有用○丘維屏曰權之分屯所以  
 禮統而安寧也莊於二臣直如漢高處鄴商田橫禁不  
 許仇可矣○禧按爭車小釁初不意其登城而射之豫  
 為防禁也總以左氏瑕叔盈杜鄭又以螫弧登此戰全  
 失政刑三字盡之耳○周麾而呼曰君登矣穆文熙曰  
 盈又以旗登不然考叔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  
 之顯鄭師可以喪敗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  
 人拔趙幟插漢幟以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  
 或亂趙人即此意

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

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彭士望

酬部防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大夫奉許叔許叔莊許莊以居

許東偏杜偏鄙也○丘維屏曰寫鄭莊曰天禍許國鬼

公突於世故彌縫禍害處如畫

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

兄不能共億杜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

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丘維屏曰此心虛語自道出最好却一邊似道出自家

過惡便一邊見自家所道過惡畢竟中間有不得已處

在便是老奸曹瞞語有如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

也吾將使獲鄭夫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

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無寧唯我鄭

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杜謂告也婦之父其能降以

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

子孫其覆亾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杜園邊垂也。丘維屏曰鍾伯

敬云不情得可惡愚謂是真情話但於此乃使公孫獲

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

吾先君新邑於此。

杜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莊公武公始遷邑于河南故曰新邑

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

杜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維丘

屏曰只是見到此然以此大頭腦立說又是要朦朧生平苦志逐兄弟等事俱屬世衰只得要如此意耳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



後嗣者也。許無刑也。杜法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

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丘維屏曰左氏

學術陋劣見得如此為禮之利後嗣處然鄭莊實是為

後嗣慮患故作如此舉動所謂度德量力則誠有之左

氏遂并將許多經國家序人民的道理俱附會著則乖

陋矣以此又知作文字不可尋好話頭堆疊道理務全

也。鄭伯使卒出殯。加○豬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

杜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使卒行

詛之而不施以法豈公於軍事恠愆中不能實知何人

抑子都強而難制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失政故授

又或愛倖之人耶。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

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魏禧曰老奸之言娓娓可聽其文如行雲流水絕無霸詐氣然正以平實抒寫心腹處為奸人稔熟到家伎倆也○余嘗謂鄭莊公為後世真奸雄之祖宋襄公為後世假道學之祖

彭家屏曰爭車之事或者謂考叔位卑而抗子都是不遜也非也鄭將伐許授兵車於祖廟考叔之車夫固有所受矣受之祖廟効命疆場殺敵之資報主之具皆在于此其可輕以予人乎不然考叔能以孝感君豈不能以順事長揮旗先登身且不惜又何愛於

一車其必不可予者義也但子都恃勢妄爭考叔即  
應告之鄭君聽其區處而挾輶而走則太激矣君子  
處小人之間執義雖高事忌過激激則未有不召禍  
也願考叔其亦有未盡善者歟

鄭息有違言

鄭息

息今河

有違言

杜以言語相違恨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

竟

境困鄭伯逆息師而戰于鄭境

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

亾也。

杜莊公十四年楚滅息

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

杜言語相

恨當明微其辭以審曲直不空輕開

不察有罪。犯五不韙。

韙韋鬼反杜是也

而以

伐人。其喪師也。不亦空乎。

彭家屏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鄭息以言交惡，是息之言亦必有不善者也。息不自咎而興師伐鄭，片言之違，殘民以逞其悖動甚矣。不亡何待。

羽父弑隱公

羽父公于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鍾惺曰羽父以求一

所弑者二君也○彭士望曰除所忌以求要官千古亂

賊行徑源源不絕○翬於隱前敢開此口隱亦釋而不誅

非畏其強必安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

其論安其及矣吾將老焉隱末年頗難放下羽父懼

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

狐壤鄭地止焉杜內諱獲鄭人囚諸尹氏杜鄭夫賂尹氏而

禱於其主鍾巫杜隱公行賂于尹氏祈禱遂與尹氏歸

而立其主鍾巫俱逃歸而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

鍾巫之廟于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

隱公一試隱公一

館于薦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子薦氏立桓公而討薦氏有死者孔尚典曰羽父欲掩其名當大討薦氏而但曰有死者必為氏為羽父之黨而誅不相干之人以塞責耳

胡安國曰魯在春秋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莊公幼年卽位首以慶父主兵仲遂擅兵兩世故翬弑隱公而薦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弑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夕之故哉

穆文熙曰子臧盡致曹邑吳札棄室而耕乃免負芻  
闔廬之難隱公既尊父命又攝君位久處嫌疑讒間  
乃生宐其不終耳然其志則可悲也

邱維屏曰讀春秋傳隱公一篇不見有一賢臣爲公  
所倚任者臧僖伯畧見骨鯁而已歿衆仲知典故知  
事勢而未見公與之議及行事也故聞羽父之言隱  
公當卽執而戮之而不能者豈獨畏其執兵之柄亦  
緣無可倚任之人遂不敢動耳使有平勃則可以誅  
諸呂使有王允則可以誅董卓夫呂董豈不皆執兵

右傳終世鈔  
卷一  
柄者耶

魏禧曰人無故教我以殺弟而漫然應之如此豈但當機不斷其爲不義甚矣何不忍於奸賊而忍於弟也蘇軾曰使隱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真千古不易之論

彭家屏曰周禮以八柄馭羣臣謂之柄者如斧斤之有柄所執以起事也觀宋人乞師以伐鄭隱公不許而羽父固請輒行鄭人期約以伐宋隱公未行而羽父帥師先往魯之柄羽父執之矣兵柄下屬太阿倒



持故得恣其所逞畧無忌憚既可對隱以謀其弟亦可對桓以謀其兄隱從則桓殺桓從則隱弒兩君之命懸於其手操縱之間易如反掌總由君失其柄羽父竊而持之故至此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所由來漸矣豈不信哉

左傳經世鈔卷之一終

左傳經世鈔

卷一

試隱公三

三十一